



酉阳三题

□王明凯

山沟里的舍巴日

昔日摆手堂
一年一小摆，三年一大摆
如今，火塘边、院坝头、广场上
锣鼓一响，随时随地都能摆
用歌声，唱先民的夙愿
用舞姿，跳土家人的快乐与幸福

无论是单摆还是双摆
无论是大摆还是小摆
都是山沟里，土生土长的“舍巴日”
他们的脚步沿同一个方向
把日光和月光，跳成旋转的圆圈
把战争、迁徙和土司的诏书
跳成祭祀的仪式和梯玛的经文
把插秧、砍柴和叫花儿烤火
跳成劳动的节奏和生活的旋律

这大山里的“东方迪斯科”
在历史的山坳里散步
一走就是数百年
一路的风景望不到尽头
但武陵山的目光和酉水河的嘱托
一定是它翩翩起舞和一路前行的伴奏曲

与天地和神灵的对话

用木叶情歌唤醒阿妹的日头
用哭嫁歌留住父母的目光
把篝火锣鼓敲成活化石
把山歌小调唱成酉水悠扬的旋律

而那些不同时代的井岗号子
号种繁多的楠木号子
热烈粗犷和绕音高扬的黑水号子
从老人们滚动的喉头吼出来
则是山民，与天地和神灵对话的密码

太阳每天从树梢升起
老调子长出崭新的枝条
它们不是夹在册页里的标本
而是生活里喷出的清泉
在武陵山广袤的土地上
像酉水河一样，浪花朵朵，源远流长

面具并未沉睡

雩祭之根未断
从土壤里发出的芽
长成土家驱鬼除魔的木脸戏
他们用白布裹面
斜戴着木质的鬼脸壳
演绎出一则则古老的民间故事

梯玛的鼓点一响
一张张鬼脸壳便依次登场
《搬先鋒》里的秦童甩着红舌
把难产的妇人，从血泊中扶起
《南继子》中的南继子
现身说法，讲述孝亲敬老的要义
《火烧灵官》的金鞭落下
邪神脱胎换骨，变成了正义的护法神

鼓声远去
面具却并未沉睡
它躺在梯玛的经卷中
让那些摘下面具的传承人
把它翻译成非遗的页面
雕刻在武陵深处，层层叠叠的山水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梧桐叶

□姜义华

我不知道屋后的梧桐
何时抽出了新叶
它摇落一串轻响的音符
撞碎我公式化的生活
揉皱了枯燥的时日
又生出无数明亮的眼
像平静湖面，漾起一群
绿色的精灵

我不知道梧桐叶何时遮满云天
只知它，染亮了我生命的底色
我常以几缕新绿
拴住奔涌的荷尔蒙
又借几片微黄
轻轻安放，昨日的岁月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爷爷的菜园

□蒋萍

父母和他们的父辈……

菜园里最忙的要数那些不易捉住的小家伙。

蜻蜓停在南瓜架上，翅膀忽闪忽闪；蚂蚱蹦到豆角叶上，和叶子融成一团；我常和哥哥们追着蚂蚱跑，爷爷就在身后悠扬地嘱咐“小心点啊——”也不知是担心我们摔倒，还是害怕我们踩坏了他的菜。总之，我们玩得十分尽兴。

竹篱笆外那棵枇杷树，是堂哥十岁时栽来玩的，细得像根柴禾，大家都不看好它，只有爷爷，每天从菜园回来顺便给它施施肥、浇浇水、说说话，如今倒比我还蹿得高，每年盛夏，黄澄澄的果子坠在枝头，眼馋的我够不着，就摇着树干喊“爷爷爷爷”，婆婆便挽着篮子，笑嘻嘻地将果子收集起来：“叫也没用，你爷爷耳朵背！”有些没盛到的果子，摔在地上发出轻柔干脆的“咚咚”声，一个、两个、三四个……我和哥哥边吃边捡，像数着甜甜的日子。

变故始于某个春日。

爷爷照旧挑着粪肥去园子，沉重的木桶压弯了他的脊梁，在打开竹篱笆时一脚踏空，连人带桶摔倒在田埂上。后来，伯伯打算接他们去城里住，爷爷摇头：“走了，菜怎么办？鸡鸭呢？不行，走不得！”

那之后，爷爷走路都成了煎熬。他试着再去菜园，婆婆说他常偷偷摸着蔫掉的豆角，还有未清理完的杂草，便知道他心里还没放下，他蹒跚的背影如同挣扎的菜苗，渐



门前那口四方井

□罗安会



爷爷的菜园是活的，活在一锄一锄的泥土里，活在四季轮转的生命中。

菜园就在鸡圈西边，在柴房旁搭了一个竹架门，打开门后的土路总带着一股被草木洗过的清爽，豇豆藤和南瓜藤顺着木杆爬。

爷爷侍弄菜园，就像泥瓦匠铺砖、妈妈缝衣服一样，总像在做什么精细的活计。爷爷那粗得像老树根的手总带着泥，却比谁都干净。鸡圈竹篱笆永远扎得齐齐整整，鸡粪从不会隔夜，“干净点，鸡和人一样，会舒服些。”猪圈也是如此。

坝子是石板铺的，一天要扫三回，连晒谷时溅落的谷粒，都被他弯腰捡进竹筐。菜园就在这样的干净里，把四季装得满满当当——春里是冒绿尖的小葱，小白菜正努力钻出头来；夏末架上挂着黄瓜，顶花还嫩黄，就被堂哥掐下来以“再长就老了”的名义生吃掉了。冬瓜、南瓜、苦瓜、西瓜……啊，这是瓜的盛宴；秋深时大白菜、花菜、胡萝卜饱满着额头，缨子垂在畦边，沾着晨露；就连冬月大大的白萝卜，裹着霜的白菜，在风里挺挺地期待着。

爷爷的性子如同菜园的四季——慢悠悠地——锄草施肥，不疾不徐，他说：菜慢慢长，人要慢慢等。

菜园不单是菜蔬的领地，四围总是点缀着野生的花草，他们的生命力似乎比菜蔬还要顽强，尤其那株从石缝里挣出来的指甲花，瘦硬倔强，却开得泼辣。每每暑假，我必在它跟前消磨半日，那红的、紫的、粉的、半红半紫、半红半粉的小花瓣们，总是诱惑我将它们摘下捣碎，糊在指甲上，或点在额头，自以为如同仙子般美得不可方物。

晴好的夜晚，月色如银，水一般流淌在整片菜园的绿叶上。月色下，爷爷奶奶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背，那掌心沟壑纵横，却带着土地般温厚的暖意——这一双双手，粗粝如砂纸，却操持着这一方园圃，土地上的每一片叶子，都浸透着汗水与生命的重量，小小的菜园，滋养着祖祖辈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伯伯娘，姑姑姑父，堂哥们，还有我未曾谋面的曾祖



我家门前的那口四方老井，在没有自来水的漫长岁月里，曾是朱沱古镇半条街的生命之源。

井台由青石砌成，岁月的履痕将其打磨得温润光滑。井口水面常年闪着细碎的光，天上的云影、井边的人影，都在那儿静静徘徊。这井水，冬日薄雾缭绕，夏日凉意沁人，井水养大了古镇一代又一代人，也沉淀了我大半生的念想。

四方井藏在渝西长江边的朱沱古镇赖家院子一斜坡处。井旁那棵上百年的黄葛树，华盖如伞，三人合抱不拢。最奇的是树身缠着一根何首乌藤，粗如我的臂膀，蜿蜒而上，宛若天梯。春日里，我们几个“猴崽儿”便攀着藤蔓爬树摘黄葛苞，清甜的汁液混着童年的笑语，仿佛都渗进了井水的甘冽之中。听老人说，这是赖氏先祖建院时寻到来自山体地下的好泉眼，至今已流淌了150余个年头。自从我们搬来，这股清泉从未间断，滋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朱沱老街重建于明末清初，顺长江蜿蜒伸展。昔日近八千居民生活在青石板路两侧的串架木屋里，为了安全，老街设有六道栅门，入夜人们

闭门不入。住在正街的人，吃水每次需往返近一里路去江边挑水。枯水期路远，洪水期水浑，需用明矾澄清方能用水。而我们背街的人家，距四方井不过两百米，一条小石板路直通井台，挑水方便了许多。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九岁那年，父亲特意为我做了小木桶。初次挑水，每桶只装几瓢，担子不过三十斤，扁担却压得我龇牙咧嘴。左肩换右肩，踉跄地走在石板路上，水花溅湿了裤脚，心里却是长大的兴奋。渐渐地，挑水成了我放学归来的大事。

记忆中，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夏天，暴雨冲垮了井边岩坡，老黄葛树盘虬的根须裸露出来，竟裹着一块八斤重的人形何首乌！消息传开，人们都说这井水之所以养人，是因为何首乌的精华日夜浸润。那时，人活过七十已是高寿，赖家院子却常见白发苍苍的老者坐在井边晒太阳。自那以后，来四方井挑水的人更多了，大家都盼着能沾点这“长寿水”的福气。

这口井，就像大家共用的大水缸。我蹲在井沿大声一吼，便能听到回音。即便遇大旱，井底也始终汩汩涌流，浸润着居民的生活。那时候，日子虽苦，井水却甜，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尤其是洪水天，吃井水的人更多，一早一晚排队挑水。

随着时光流转，我也能挑起百斤水桶轻快地一肩到家。然而，1970年，我下乡插队，离开了四方井。再回来时，已是八年后的事情了。

1988年，全国文物普查，考古队进驻赖家院子不远的汉东村。随着土层一层层剥离，唐代城墙基址赫然显现！原来这片土

渐地，爷爷再也无法去侍弄菜园，只能拄着拐杖对着菜园久久发呆，力不从心之感就像暮色一样无声地笼罩着他。婆婆除了照顾爷爷，还要养鸡鸭，菜园渐渐缩小。那曾经生机勃勃的菜园，竟也像骤然被抽走了魂魄，迅速地显出颓唐老态。

园子与人，一同在光阴里黯淡下去。终于，有一日我归家，赫然看见石缝里那株顽强的指甲花，竟也颓然倒伏在泥土里，形似枯槁。那一刻，心头猛烈的爷爷，终究也被无情的岁月狠狠绊倒了。

然而，爷爷骨子里那份对土地的执着与韧劲，并未随着身体的衰弱而消散。他常在床上或竹椅上挣扎着坐起，目光投向窗外，浑浊的眼底透着不甘。菜园之下，埋藏的何止是种子？分明是同样勤劳、同样不肯轻易向命运低头的灵魂。

今年暑假，再次回到那荒芜的菜园，蓦地发现从竹林的一角生出了一丛新指甲花，原来爷爷的菜园从没有真的枯萎，就像这土地，看似荒了，底下的根，却从未停过生长。那些他弯腰锄过的草，念叨过的菜，替我涂过的指甲花，都在记忆里活着，比任何春天都长得旺盛。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